

新生命大衆文庫

世界文學故事之七

百貨商店

茅盾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價一角五分

0.60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世界文學故事之七

百貨商店

茅盾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生

(世界文學故事之七)
百貨商店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3000

編著者

茅盾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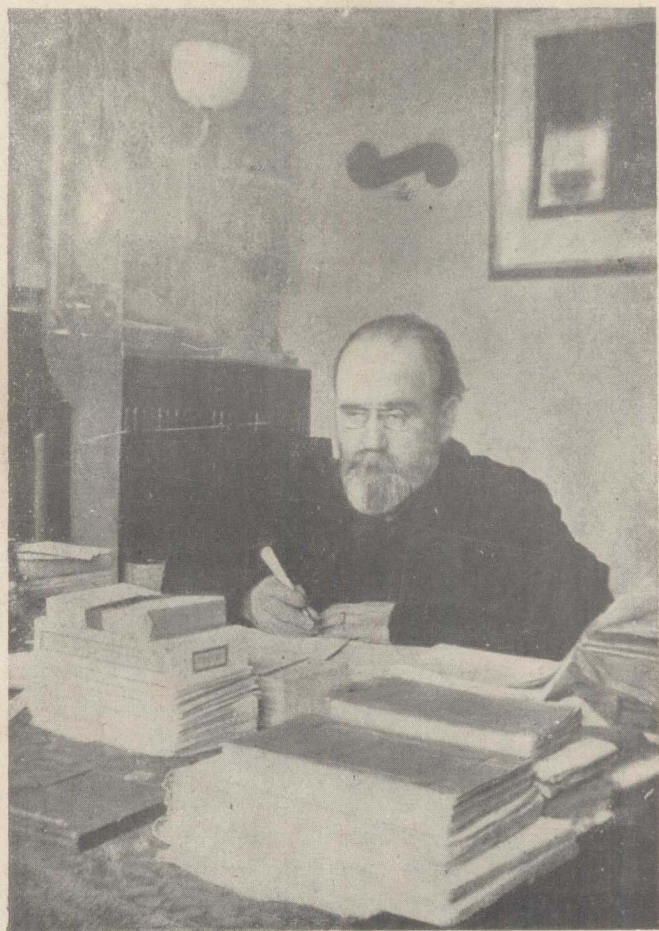
左拉(Emile Zola)生於一八四〇——一九〇二年，法國有名的所謂「自然主義」小說家。他從一八七一年發表了羅貢家的運命而後，到一八九三年發表的巴斯楷爾醫生，共二十餘年中，凡作長篇小說二十卷，皆以法國第二帝政時代的社會變化為背景，假說有羅貢和馬惹二家，而演述其子孫之榮枯窮達——有貴為總長的，賤為屠沽的，富為大資本家的，墮落為娼妓的，有為藝術家，為革命運動者的——所以此二十卷各自獨立而又有連續性的，小說又總名曰羅貢·馬惹叢書。(Les Rougon-Macquarts,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這百貨商店原名太太們的樂園，就是羅貢·馬惹叢書中之一卷。這是描寫拿破崙三世『帝政時代』法國新式大商店即所謂百貨公司的興起，以及守舊的小商人的絕望的掙扎。照例，這書裏也有戀愛事件，就是那男主角，百貨公司太太們的樂園的總經理莫尼，和那女主角，該百貨公司有一個女店員台尼絲，兩人中間的有點『不近人情』的熱戀。說是『不近人情』（用一句術語是浪漫帝克）並非過分。因為不但女店員的台尼絲（本來是一個鄉下姑娘）是那樣的『超人』，金錢權勢都不能誘惑她，而那百萬家財，頗多艷史，發動了近代商業革命的總經理莫尼，到後來也因屢次『求愛被拒』而至於失魂落魄，生意都沒有心思去做，好像一個未嘗親近女人的三家村的書獃子了。這一幕『兩性鬥爭』的浪漫司，結果是勝利屬於女方。莫尼由『揩油』的不光明動機轉到了正大光明的求婚，並且因此斷絕了許多情婦——其中有貴婦人，也有風騷的另一女店員，

並且毅然不顧他公司裏高級同事的反對。這在我們看來，豈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嗎？這樣「生鐵蠻忒而」的總經理和那樣「超人」似的冰清玉潔的窮鄉下姑娘的女店員，在現今是找不到的。

原書總有二十多萬字罷，要縮成一萬五千字，真有「削足就履」之苦。無已，只把書中最主要的結構——新式的百貨公司打倒了舊式的小商店——很粗略的敘述出來。至於那貫串全書的經理和女店員的戀愛史，只好「割愛」了。

特此聲明。是爲序。



像 拉 左



(上) 左拉葬式中法郎士的演講
(下) 左拉的手蹟

Mon cher ami, je ne veux
rien dire, et je vous prie de ne
rien dire ^{de mon discours}. Il
faut attendre fermement la
victoire. — Mes amitiés à
vous et aux vôtres. *Emile Zola*
Medan par *Zola* (Sera à Paris)

百貨商店 目次

卷首插圖

左拉像

左拉葬式中法朗士的演說

左拉的手蹟

一 到了巴黎…………… 一

二 「那邊」…………… 一〇

三 到樂園去…………… 二五

四 被裁…………… 四一

| | | |
|---|-------------|----|
| 五 | 樂園的勝利····· | 四九 |
| 六 | 悲慘的失敗者····· | 六〇 |
| 七 | 小商人的最後····· | 六七 |

一 到了巴黎



十月裏的一天，早晨八點鐘，法國巴黎的特拉米旭第爾街和諾浮聖奧古斯丁街轉角上，一家百貨商店的高大正門前，有一位鄉下打扮的姑娘和兩個男孩子，正被那百貨商店大玻璃窗裏花花綠綠

的貨物吸引住了，出神地在那裏張望。

這時，大半個巴黎城還在睡覺，街上行人稀少，可是這家百貨商店已經開始活動了。大門口沿街一帶，早已擺滿了特別廉價貨——全是家常日用品，標明了價目，吸引過路人的眼光。大櫥窗裏陳列着五光十色的綢緞、布疋、呢絨、圍巾、襯衫、手套、幾百法郎一碼的花邊，以至幾個蘇一方的手帕，還有現成的綢袍，穿在假人身上，凸出了胸脯，扭着大屁股，越見得腰部細小；可是都沒有頭，頸頸上是一塊挺大的紙片，標明着價目。

在這些綢袍面前，那位鄉下姑娘看得呆了。她是第一次到巴黎。她來投奔一個本家叔叔。今天早上從火車站下來，她帶着兩個弟弟，

就找她叔叔所在的那條街，可是他們三個路過這家百貨商店，就看了，連叔叔也忘記了。許多穿得很時髦的年青店員，從各條街口走來，嘈雜地說笑着，都走進那百貨商店去了。他們一邊走，一邊朝這三個鄉下人瞟了一眼，微微訕笑。有幾個輕薄的店員還回過頭來釘住那鄉下姑娘看，嘴裏說着幾句什麼話，哄然笑起來了。

鄉下姑娘也覺得了，臉上立刻飛紅，躲躲閃閃地退在一邊，不知道怎樣纔好。她心裏却還在想道：「這舖子比伐朗尼的康乃依強多了！」原來她曾在那個康乃依服裝店裏當過兩年店員，恰好也是在一新裝部，可是她從沒見過這樣多這樣好看的現成女袍。

她祖居是伐朗尼鎮的鄉下，姓蒲杜，她名叫台尼絲，一年前，她的

父母相繼死了，留下兩個弟弟，大的十六歲了，小的纔只五歲，要她撫育。那時候，她的住在巴黎做呢布生意的叔叔曾經寫信給她，說是鄉下過不活時，就到巴黎來罷。那時候，台尼絲遲疑不決，連回信也沒給。最近，因為她的大弟弟要到巴黎來當雕刻學徒，她這纔想到了一年前叔叔的來信，就此匆匆忙忙趕到了巴黎，事前却也沒有通知她叔叔。台尼絲雖然已有二十歲了，在這些地方，却還欠老到。

「到底叔叔家在那裏呢？」忽然台尼絲像做夢做醒了似的說。
「這裏已經是特拉米旭第爾街了，想來叔叔家總在這附近的一帶。」她的大弟弟若望回答。

於是他們三個都仰起了臉，向四下裏張望。若望眼快，早看見對

街一座矮小的舊房子大門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恨恨地踉着這邊的百貨商店的大建築，而這男子的頭上，正當門楣處，有一塊破舊的綠地黃字的招牌，寫着：「歐爾倍老店，發賣棉布呢絨。」

「有了，有了；就在對街！」若望招呼着他的姊姊。三個人就過街去了。

那位高大身材的中年男子就是「歐爾倍老店」的主人，蒲杜先生，台尼絲他們的叔叔。他們叔叔們從沒見過，問了起來時方纔明白。蒲杜先生不料是大姪女帶着兩個兄弟來了，就老大喫驚，他的粗壯身體塞住了那大門，只是連聲叫道：「怎麼——怎麼，你來了？不是你在伐朗尼嗎？怎麼你又不在了伐朗尼了呢？」他簡直忘記了自己擋

在門口，而三位遠客是在街上，他接連問了好一串話。

台尼絲他們終於走進了那『歐爾倍老店』時，也是一怔。這店房很矮，靠街的窗子又少又小，裏面黑洞洞地，他們三個從亮處進來，只覺得眼前一陣昏黑，簡直看不清人物。而且這屋裏又很陰濕，有一股冷氣直逼到他們身上來，他們幾乎發抖了。小弟弟班班很害怕似的緊拉住了他姊姊的裙角，就是那十六歲的大弟弟若望也畏縮地挨着她姊姊的肩膀。

蒲杜夫人和她的女兒也出來招待了，問他們有沒有喫過早點心。『下車來時喫過些了。』台尼絲一面回答，一面漸漸定下神來，看這舖子的內容。幾隻舊櫃台倒還光潔，架子上的貨物却不多，牆壁和

天花板都成了灰黑色。反映出那些棉布呀，呢絨呀，更加闇淡無光。鋪面那邊牆角裏，站着二男一女三個店員，悄悄地在裏面說話。

漸漸談到了家務上，台尼絲宛轉地說明了父母死後，一個錢都沒有遺下，她在康乃依那邊薪水太少，自己喫用，還要養兩個弟弟，簡直過不下，這回到巴黎來，就想投奔她叔叔找點工作。不是一年前叔叔還有過信嗎？她們三個人什麼都沒有，只帶了一口小箱子，還放在車站行李房。

「呃，呃，我跟你說亮話，」蒲杜先生的口氣怪兀突。「不錯，我有過信給你，可是那是一年多了，從那時候起，我的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孩子，我這是真話。」

蒲杜先生突然停住，咽一口氣，似乎不願意多提那些傷心事。蒲杜夫人和她的女兒臉色也慘白了，垂下了眼光，不作聲。過一會兒，蒲杜先生又說：

「今年的年關還不知道怎樣過去呢！我店裏已經裁了人，現在只用三個，第四個是不能再添了。簡簡單單一句話，我的孩子呀，一年前我允許你的話，只好不算數了。」

台尼絲呆了半晌，臉色轉成死白；她勉強抑住了心裏的酸楚，回答道：

「罷了，叔叔；另找門路，也是一樣。」

蒲杜家的境况，本來原也不壞。舖子是六七十年的老店，蒲杜先

生從他岳父手裏接過來的時候，生意着實可觀。但是最近幾年來，對街開了那大規模的百貨商店，「歐爾倍老店」的生意便一天一天衰落了。加之蒲杜先生在巴黎鄉下買了一所舊房子，（這是他預備娛老的，）買時以為便宜，誰知道這房子太老了，年年修理，賠了不少的錢，租出去却又租不起價。這一切，蒲杜先生都歸之於命運不好，想起來時就要生氣。現在他看着這三個走頭無路的姪兒，便又勾起自己的心事，愈想愈惱，口氣也就愈加嚴厲了。他嘮嘮叨叨地又接着說：

「你應該先來一封信喲！要是你先給我一個信，那我一定叫你住在伐朗尼不要來。可是你猛生地就來了，真是糟糕到極點！」

他的聲音愈說愈高了，好像借此出氣似的。蒲杜夫人和她的女

兒眼睛看着地下，氣也不敢透。若望的臉色也變得死白，小班害怕到鑽在他姊姊的懷裏。兩道熱淚從台尼絲的眼裏掛下來。

「罷了，叔叔；我們就去罷。」她說。

這一來，蒲杜先生倒閉了口。大家都不作聲，情形很僵。過一會兒，蒲杜先生轉了口氣說：

「我並不是要趕你出去，不過這麼說說得了，你既經來了，且住一天，我們再商量罷。」

二 「那邊」

十點鐘喫了中飯。餐室就是店後邊的小房間，那是終年不見太

陽光的，又冷又暗。一股霉氣叫人作嘔。台尼絲這時留心看察她嬌嬌和表姐的臉孔，都是蒼白，沒有一點血色。這所不衛生的舊房子把這位青年的表姊的青春活生生地葬送了。台尼絲覺得非常難過。

又談到了台尼絲他們姊弟三個的生活問題了。若望明天就進那雕刻店去做學徒，有喫的，有住的，只要顧他的零用，爲數有限。小班呢，可以送到格拉夫人那邊去，這位老太太辦了一所幼稚園那樣的東西，每個孩子每月的食宿費是四十法郎。台尼絲說，只要她找到了工作，那麼，班班的費用是不成問題的。她又說，她身邊還留得幾個錢，這個月裏的喫用大概總夠了，她請求她叔叔千萬替她找一個工作，在這一個月的期間。

蒲杜先生的臉又沉下來了。工作那有這麼湊巧的！幸而表姊羞南維提醒了她爸爸道：

「不是聽說文楷的綢緞舖子裏要一個女店員嗎？」

「呵，呵，我倒忘了！」蒲杜先生喊了起來，「那麼，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罷！」

這文楷的綢緞店，就在諾浮特司彼底康潑街，不過兩三分鐘就走到了；文楷這人，很精明能幹，他的舖子，早先是很發達的，近來受了那百貨商店綢緞部的競爭，生意也差了，可是文楷這傢伙很能幹，還能夠支持得下。不過他有風濕病，他就早想歇手不幹——一路走去的時候，蒲杜先生告訴他的姪女，他們又從那大百貨商店的門前走

過，蒲杜先生別轉臉去，很快的走過，他是一瞧見那百貨商店就要生氣的。但是台尼絲却忍不住偷偷地看了幾眼。她從早晨起就給這新式的大舖子迷住了。

到了文楷的舖子時，台尼絲這纔知道她來得遲了。文楷已經僱定了一個女店員。

「真不巧！剛剛是兩個鐘頭前僱定了的！咳咳！」

那位風濕病的綢緞店主人搔着腦袋說。台尼絲只是發怔，說不出話來。蒲杜先生也是滿臉懊喪。文楷的一個朋友，一個很文雅而帶點神經質的瘦長漢子，在旁邊聽得了，就對台尼絲看了幾眼。也許是出於憐憫之心，這位瘦長漢子忽然攙言道：

「我知道我們那裏的新裝部要添用幾個女店員。」

「你們那裏嗎？不去，不去！」蒲杜先生立刻盛氣回答。

原來這位瘦長漢子就是蒲杜先生舖子對過的那家大百貨公司裏的職員，名叫羅比諾；他是那邊的綢緞部的副主任，一位有臉的頭目。當下他看見了蒲杜先生那種鬥氣的態度，他就說道：

「幹麼不去呢？要是進去了，也是這位小姑娘出山的機會呀！我指點你去找新裝部主任奧萊利太太。大不了是白跑一趟，怕什麼！」

台尼絲的臉紅了。進那樣的大公司去辦事，她想來真有點膽怯，但是她又多麼熱望能夠進去啊。

蒲杜先生是很聽不進羅比諾那種話語的，他趕快用別的話岔

開；他說他也認識那位奧萊利太太——不，應該說是認識她的男人陸曼先生，斷了一條胳膊的那位胖子。於是蒲杜先生突然轉臉對台尼絲說道：『不過，這是你的事。隨你的便罷。』這麼說着，蒲杜先生站起身來就告辭，也不招呼他的姪女同走。文楷一直送到門口，滿口的『抱歉。』台尼絲木然站在那裏，心裏很想問問羅比諾詳細情形，可是到底臉嫩，只鞠躬說聲『謝謝』也走出去了。

在歸去的路上，蒲杜先生跑得很快，台尼絲幾乎跟不上。到了特拉米旭第爾街，蒲杜先生將要跑進他自己鋪子的時候，突然有一個長頭髮長鬍子的老頭子喚住了他。這老頭子是蒲杜先生的近鄰，開着一個洋傘和手杖的小鋪子，鋪面正挨着那家百貨商店的大房子。

「告訴你，他們寫信給我的房東，說要買我的鋪面了！」老頭子波拉怒氣沖沖叫着。

蒲杜先生的臉色變成灰白了，過一會兒，方纔囁囁地說：「那您總得準備對付。」

「他們買他們的，我住我的！我硬不搬走，看他們有什麼辦法！我的房契還有十二年纔滿期啊！」

老頭子波拉發狂似的說，朝對街的百貨商店恨恨地看了一眼。

台尼絲站在他叔叔的背後，知道他們議論的還是那百貨商店，沒有一個小商人不覺得那百貨公司是一個吞噬一切的惡獸，是他們命運中的凶煞。

「怎麼了？文楷那裏要不要？」蒲杜夫人迎到門口着急的問。她的女兒跟在後邊。

「不成！」蒲杜先生的口氣很不好；他把經過的情形大約說了一遍，却又說：「另外有個事呢——」說着，便用嘴巴朝對街嘮了一嘮，嘆一口氣，「那邊！那邊！」

蒲杜夫人和她的女兒立刻變了臉色。想到他們的姪女會跑到他們仇人那邊去做事，他們心裏非常難受。這天下午，大家都是悶悶地懷着心事，很淒慘地過去了。

下午五點鐘開始喫晚飯。蒲杜先生，他的女兒蓋南維，台尼絲姊弟三個，還有店裏惟一的男店員柯龍巴，挨着第一班。這位柯龍巴是

十多年的老夥計，蒲杜先生早就應允把蓋南維配給他，並且要把店基都傳給他的。這也是「歐爾倍老店」的傳統規矩，這店是向來就傳給女婿，蒲杜先生是發誓要遵守的。但是爲的這幾年營業太壞，蒲杜先生已經兩次展緩了他們的結婚嘉禮。在蒲杜先生的意思，他自己從岳丈那裏接手過來時是怎樣一個基業，他就得照樣傳給他的女婿，要是有一點比不上以前，他，蒲杜先生以爲太失體面了。

第一班的晚飯快完了時候，蒲杜夫人也溜了進來，坐在柯龍巴的背後。於是一天來各人肚子裏藏着的悶氣就開始要發洩了。他們要咒詛對街那「怪物」了。蒲杜先生看着台尼絲，嘮嘮叨叨地說：「這是你的事，隨你的便。我們不是挑撥你，不過，要是你知道那邊是怎樣

一種地方，哼——於是他就氣得上氣不接下氣似的演講對街那『怪物』的歷史了。這『怪物』——百貨商店，叫做『太太們的樂園』，一個怪名字，誰聽得過店舖的名兒是這樣的那邊的總經理叫做莫尼，一個流氓、大騙子，專門會騙女人的；可是運氣真好，他騙上了寡婦赫度音夫人，就此用了老婆的錢，建立了這什麼樂園。說到這裏，蒲杜夫人就攙進來說道：

「咳，可憐的卡洛林。她嫁了那個大騙子，就聽他的話，翻造店面，可是還沒完工，她一天來看工程，就一交跌死了！這舖子的石腳上就有她的血！人家說這就給那光棍帶了好運來！」

蒲杜先生聳聳肩膀，他不大相信這些老婆子們的傳說。他繼續

講那樂園的歷史：這是一八二二年由特羅司兩兄弟開辦的，本來也是棉布呢絨店，後來老大死了，剩下一個女兒卡洛林，嫁給棉布廠主赫度音，不上幾年，這赫度音也死了，於是寡居的赫度音夫人再嫁給那個莫尼，不料三個月後，特羅司家的老二也死了，沒有兒女，遺產也就到了卡洛林手裏。所以現在那莫尼是那樂園的惟一的主人了，這傢伙運氣真好！

「可是，瞧着罷！」蒲杜先生突然厲聲喊了起來，眼睛裏像要爆出火來，「這種光棍發起來容易，跌倒時也快！瞧着罷，要一敗塗地的！我知道他的現錢也快乾了！擴充得太快！認真放盤！還有那廣告上他化了多少！——咱們是百年老店，不用廣告，不用吹喇叭，幾個老主

顧是逃不去的！赫記着我的話，要是那一天他倒了，我一定把門面油漆一下！

於是很有把握似的朝台尼絲看了一眼，蒲杜先生忽然又像心平氣和似的對台尼絲說道：

「我們不想騙你。不過你以為到那邊去好，那麼我是第一個要說好，去罷！」

「我懂得了，叔叔，」台尼絲惘然回答，心裏却更加熱望着能夠到那邊。

這模稜的回答，蒲杜先生顯然不滿意；他右手撐住了額角，兩眼灼灼地看定了台尼絲，又說道：「你是明白生意該怎麼做的罷，你想

想一、月棉布呢絨店怎麼好賣起別的貨來？從前，做生意還像做生意的時候，棉布呢絨的鋪子只賣棉布呢絨。可是，現在「他們」要搶別人的生意，什麼都不顧了！做襯衫生意的泰丁姑娘，皮貨生意的范寶依兄弟都喫了「他們」的虧，哼，棉布呢絨店竟會賣起皮貨來，這還成話嗎？」

「還賣手套呢！」蒲杜夫人接口說，「他們竟辦了一個手套部。這一來，諾浮聖奧古斯丁街的手套店就倒楣了！昨天我碰到那老板昆南，他說樂園裏不顧血本賤賣，他的主顧都走光了！」

「還賣洋傘，」蒲杜先生趕快說，「這真是笑話！布店裏怎麼搭得上洋傘？居心和老頭子波拉搗亂罷了！」

蒲杜先生頓了一頓，又提到那個綢緞商人文楷了。他說文楷這傢伙老鼠似的，看見光景不對，就想縮手；他現在正找主顧要賣掉他的店舖呢！於是蒲杜先生又奮然高聲說：

「我呢，我可沒有那麼乏！我是不怕莫尼那傢伙的！他把他的棉布呢絨部特地對着我的店面，他還把廉價的布疋，現成衣服，當街擺出來，引誘那些貪小便宜的女人，他這種手段，真不要臉！我是不屑這麼辦的！咱們歐爾倍老店有一百年了，祖宗手裏是怎樣的做生意，我一點也不改！」

「咱們是不怕的，」女兒蓋南維也趕快說：「今天某某太太和某某太太都來過了。幾個老主顧是逃不了的！」

「昨天鮑特太太還叫我送貨去看呢！」柯龍巴也加一句。

「可又來，我的孩子，」蒲杜夫人轉向台尼絲說：「告訴你，特羅司兄弟們剛開那舖子時，只有手掌那麼大，就只靠近諾浮聖奧古斯丁街那邊有一對窗，那舖子裏擺了兩疋花布就走不過人了！那時候我們歐爾倍老店已經開了六十年，就像你今天看見的那麼大！咳！現在真是世界變了，大大的變了！」

蒲杜夫人說着，忍不住眼圈兒也紅了。她想到過去的「好日子」，就想不通世界爲什麼變得那麼快，而且那麼厲害。

大家都不作聲了。過一會兒，蒲杜先生就站起來說讓她們挨第二班的來喫飯罷，廢話也講得夠了，却又轉臉看着台尼絲，再三叮嚀

似的說道：「一句話，你的事，隨你的便。我們都告訴你了，你去想想罷。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打主意好了。」

「明天再說罷，叔叔。」台尼絲簡單地回答。在她心裏，却是更加希望進那樂園去，她叔叔的那些話，恨恨地詛咒的話，反而把她的心愈挑愈熱。

三 到樂園去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台尼絲就在那樂園百貨公司大門口徘徊。男男女女的店員潮水似的從附近各街擁來，匆匆忙忙地跑進了那大房子的巨口。他們有的是板起了面孔，只顧快走；有的一邊打呵欠，

揉眼睛，跟同伴們低聲談論昨夜在咖啡店裏的趣事；有的隨便說說笑笑，驚訝地朝台尼絲射了一眼，便指指點點和同伴們取笑她那件非常鄉氣的舊嗶吱袍子和那雙笨重的老式靴子。台尼絲經他們這麼一看，便倒退幾步，漲紅了臉，心有些跳。她屢次鼓足勇氣，打算上前去問一聲：『先生！奧萊利太太呢？』可是終於胆怯，不曾問得。末了，她索性離開那大門口，只在附近的行人道上靜靜地站着。

這時候，那大房子的內部頓時充滿了人的活動，好像一架開足了馬力的大機器。下星期一是『大減價』的日子，這百貨商店的各部職員都忙着布置一個新的陣勢。總經理莫尼也已經到了，正偕同他手下最親信的大頭目鮑唐克視察各部分的工作。鮑唐克在這公司

裏是從底下爬上來的；先是普通的店員，後來升做綢緞部的副主任。隨後又升了正主任；當莫尼要公司裏的職員都加股的時候，鮑唐克恰好承受了姑母的遺產，他就全數進了股。現在他是一個「囊理」，權位僅次於莫尼。如果莫尼可稱是這個大公司的專制皇帝，那麼，鮑唐克就是一個忠心的宰相。

他們先到了進貨部。這裏，一個廣大的地下層，早被各式各樣的貨物擠得轉不過身。然而新的貨箱還像瀑布似的湧進來。一大羣的工役在那裏開箱、拆包。一大羣的職員在那里登賬、指揮。這是一個熱鬧的「蜂巢」。莫尼和鮑唐克擠進去看了一轉，莫尼就對鮑唐克說道：

「地方還嫌太小！」

鮑唐克驚訝地看了莫尼一眼，不作聲。於是莫尼很確信地加一句道：『到了下星期一，我們就知道地方太小，存貨不夠！』

正說着，綢緞部的正主任布士芒來了。他是來取一種新式的綢，叫做『巴黎快樂綢』。這是樂園百貨公司的特品。十多天來，巴黎報紙上早已宣傳這價廉物美的新出品，可是要等到下星期一的『大減價』日子方始第一次上市。莫尼是算定了要拿這『特品』來開一新紀錄的！

許多的木箱已經打開了，這特品的『巴黎快樂綢』堆在地上，就像一座小山。布士芒拿起一匹來，用手指捻着，對莫尼說道：『這料子真不差！昂貴的綢廠老板願意用一百架織機專織這種貨，可是他

要求我們每碼多給他五個蘇。可不是，到底我們賣多少錢一碼？還是五法郎十二個蘇嗎？那就是剛剛夠我們的成本。」

「當然，當然，五法郎十二個蘇！」莫尼毫不遲疑地回答，「我還想再削價呢！」

布士芒哈哈笑了，可是鮑唐克却板起了面孔。他忍不住說：「照這價錢，我們已經虧本。官利、開銷，都沒有着落！」

「怕什麼！」莫尼立刻固執地叫了起來。「也許我們在這票貨上要虧幾個蘇，可是這票貨一定會弄得巴黎的女人們發昏。我們將取得了她們的信仰。譬如說，我們的金星綢，標價七法郎半，這原不是特別廉價，可是我們的主顧也會當牠是特別便宜貨，那不是我們在

快樂綢上虧的就可以在金星綢上翻本？

鮑唐克不敢再說話了，他是向來服從這位上司，並且佩服這位上司的；他也常聽這位上司解釋他們的營業計劃是轟動一個巴黎城，並且「薄利多賣」——不錯，莫尼的營業方針就是今天進貨，明天出清，只要營業擴張，不怕利息微薄，他常常要以「新奇」炫人耳目，帶銷的或是過時了的貨物，他老實大大削本出賣，他這種營業方針，過去是成功了的，可是眼前這一次大減價，鋪張得太厲害了，正在成功或失敗的關頭，公司裏的高級職員都知道現款已經淘空，都很悲觀，便是鮑唐克也不能例外。

但是莫尼打定了主意，誰也不敢多說話。當下鮑唐克暗地裏捏

着一把汗，跟着莫尼從進貨部出來，到了送貨部，又轉到通信郵購部。這也是莫尼想出來的「新花樣」。最初這一部裏只用了十二個職員，現在是三十多了。莫尼每天照例要到這一部裏去觀察一下。他見了那主任，就照例問一句道：

「昨天收了多少信呀？」

「五百三十四封，先生。」那郵購部的主任恭恭敬敬回答，「大減價以後，怕的還要多，眼前這三十多人應付不了。昨天我們忙得不可開交！」

聽這麼說，鮑唐克滿意地點一下頭。莫尼立刻接着吩咐道：「人手不夠，要添多少就添多少！」

於是這兩個巨頭又巡行視察了麻紗部和棉布呢絨部，發了許多命令。在手套部中，他們看見一個店員在那裏吵鬧，鮑唐克立刻出來做劊子手，將那店員申斥了一頓。然後他們又到了鄰近大門的洋傘和領巾部，聽取那四個稽查員的報告。這四位是公司裏的「警察」，為首的一個還是退伍軍官。

隨後他們就到了綢緞部。這是最重要的一部，關係着下星期一大減價的成敗。莫尼在這裏特別注意視察，又指示了那副主任羅比諾許多方略。

莫尼一面和羅比諾說話，一面的目光閃閃地向四下裏掃射。一個職員正在慢慢地把各種顏色的綢陳列出來，他把青色的和灰色的

擺在中間，兩邊又配上了黃色的，然後退後一步，審察那色彩調和不調和。莫尼瞥眼見了，就喊道：『喂，你怕人家眼花嗎？不要怕！主顧們看得眼花呢！』一邊說，一邊他就跑過去親自揀取了幾正紅的綠的黃的綢，亂堆在一塊兒，叫道：『就要這個樣兒！紅、黃、綠！』鮑唐克和羅比諾他們在旁邊怔怔地看着，不懂總經理的意思。可是莫尼却轉身又說道：『就照這個樣子亂堆着！管教下星期一吸引着女人們的注意！』

這時候，可巧就有一個女人跑過。她看見那麼刺眼的顏色綢亂堆在一塊，立刻就站住了，站在那堆綢前，看得迷了。這女人原來就是台尼絲！她剛剛進公司來就走錯了路，本該上樓去的，她不知怎樣一來，却找不着樓梯，只在綢緞部和手套部一帶亂闖。

莫尼看見自己天才的陳列術立刻有人來賞識，不禁很高興，也就注意地看了台尼絲一眼。台尼絲是受不住人家看的，何況綢緞部的幾個男店員還在旁邊竊竊私語，像是笑她的鄉下氣。她窘極了，轉過身去隨便走了幾步，又向旁的人打聽奧萊利太太在那裏。

後來台尼絲總算找到那個新裝部了。幾個年青的女店員都穿了一律的黑色綢袍，（這是公司裏給預備的）高傲地坐在櫃台旁邊。台尼絲怯生生地上前詢問。她們都好像沒有聽見，其中有一位對她的同伴低聲說：「看她的靴子呀，多麼鄉氣！」台尼絲羞得臉紅了，更加不敢冒昧說話。過一會兒，一個女店員這纔懶洋洋地問旁邊一個同伴道：「你知道嗎？奧萊利太太？」那同伴搖着頭，然後轉過臉去，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哦，康乃依嗎？我知道。這是個好舖子。」莫尼忽然說。他是從不顧問各部的用人問題的，可是現在他忽然說了這麼一句，這影響就很大。奧萊利太太立刻裝起笑臉來又問道：

「你爲什麼又不在康乃依了呢？」

「爲了家裏的事。」台尼絲回答，臉也紅了，「父母都死了，兄弟要到巴黎來學生意，我只好也來。這是康乃依給我的證明書。」

「巴黎有什麼親戚住在那裏？」奧萊利太太問。

「住在叔叔家裏。」台尼絲低聲說，頓了一頓，爲的恐怕他們不肯用同行中對頭的親戚，「就在對街，我的叔叔蒲杜的家裏。」

這當兒，莫尼第二次來管閒事了；他說：「哦，原來你是蒲杜的姪

女兒啊！是你叔叔要你來這裏找事的罷？

「呵，不是啊，我自己要來的。先生！」台尼絲回答，忍不住笑了一笑，這一笑，就把她本來的天真活潑以及溫柔姣媚都顯露了出來。莫尼都看見了，就輕聲對鮑唐克說道：「咳，她其實生得不難看！」奧萊利太太在旁邊聽得了，也就仰承意旨地點着頭。於是莫尼又對台尼絲說道：

「你的叔叔不叫你來找我們，他這是失算。其實他一句話就夠了。聽說他對我們感情不好。可是我們都是明白人，要是他自己店裏不能用他的姪女兒，介紹到我們這裏來，還不是一樣的。請你告訴他，我對他並無惡意，若說他近來光景不好，那也不是我害他，而是商業

上的大勢所趨。你再告訴他，要是他死守住那起可笑的古老的做生意法門，他將來要不得了的。」

聽得這麼說，台尼絲的臉色又轉白了；她這纔知道這位先生原來就是這個大公司裏至高無上的總經理莫尼。這時奧萊利太太早已收起了那冊子，莊嚴地說：「好了，姑娘，等我們的回音罷。」

台尼絲惘惘然走出了那百貨公司的大門時，覺得肩膀輕了一半；可是心裏的惶惑却很厲害；她不知道前途吉凶如何，並且回想起那位正主任奧萊利太太的神氣時，她就心抖。

四 被裁

十月十日，樂園百貨公司大減價那一天，固然轟動了全個巴黎。上午十一點以前，顧客還只有寥寥幾個，公司裏的高級職員，連鮑唐克也在內，都失望了，都覺得他們是失敗定了，只有總經理莫尼一個人還滿抱着樂觀。但是下午一點鐘起，買客就像潮水似的湧來，當真這麼大的房子也嫌小了！公司的那特品——巴黎快樂綢，雖然存積如山，可是轉眼間就完了！女人們搶買這綢，似乎全巴黎的女人都到樂園裏來了。到下午六點的時候，公司裏的三百多店員一個一個都精疲力盡了。

這一天的營業總數是八萬七百四十二法郎十生丁。這是空前的紀錄！莫尼滿意地微笑着。

也就是這一天，台尼絲進樂園去辦公了。她是所謂「試用員」，並沒正薪水，不過按她所售的貨價可以提一點「回扣」。樂園裏的店員，從正主任以下，個個都有這種額外的收入，這也是莫尼想出來的新法子，意在鼓勵店員們努力推銷。然而台尼絲因為是新手，主任對她沒有好感，同事們又傾軋她，所以她的「回扣」收入每天不到兩法郎。她的生活是非常艱難。

而況她的大弟弟若望又不「學好」，來巴黎纔得那麼幾天，就和混賬女人攬上了，不時要到他姊姊處吵着要錢。他屢次說謊，說是沒有錢給他「遮羞」，他只好自殺。

台尼絲是能夠刻苦忍耐的，但在這四面的煎逼下，她不知道怎

樣辦好。她每夜悶在被窩裏哭了一會兒，却又得忍哭來做點針線，弄幾錢『外快』。她要自備了洋燭，弄到半夜，眼也看不清了，頭也抬不起了，背也痛了，這纔睡覺。她這額外工作是綢緞部那副主任羅比諾可憐她，偷偷地介紹給她的。是給外邊的小舖子裏縫手帕邊兒，一打三個蘇。這件事，是觸犯公司裏的規則的！可是她爲經濟壓迫，也顧不得那麼許多了！

這樣艱苦地掙扎着，忍氣吞聲地服務着，台尼絲在樂園裏也混過了五六個月，到了那生意清淡的夏季了。一種恐怖襲擊到樂園裏來。爲的公司裏要開始裁員了。各部的主任都受了命令：考查勤惰，認真裁汰。平日不會奉承主任的店員，到這時候都惴惴自危，不可終日。

台尼絲雖則自問並沒做錯過事，而且也不懶，但是正主任對於她沒有好感，尖刻的同事們又成天在那裏說她的壞話，所以她想來是逃不過這『刀口』的。她更加小心地惴惴地服務着。

鮑唐克現在每天巡行各部的時候，臉是板板的，真像一個『劊子手』了。他百般挑剔，店員們一舉一動都成了罪狀。『你坐在那裏沒有事嗎？先生，』他會這麼扳錯頭，『算清你的工錢走罷！』或者是：『哈，你連皮鞋都沒有塗黑了，算清你的工錢走罷！』即使是最有胆量的人，看見鮑唐克來了，沒有不發抖的。後來索性連遮臉的理由也不說了，老老實實說：『不行，算清你的工錢走罷！』手套部裏有一個店員鼻子生得歪了些，鮑唐克就發付道：『你的鼻子真討厭，算清你

的工錢走罷！

那些有奧援，會奉承的店員呢，得了半個月的假，却沒有薪水。

一氣裏裁了五六十人了，據說還要大批的裁。別的店員雖則着急，也許並不怎樣驚惶，因為他們知道這是每年夏季照例有的事，巴黎各大公司都在裁員，巴黎市上平空添了一二千失業的店員，並且他們又知道下半年旺月到來時，他們還可以想法進來；只有台尼絲却是第一次經這風浪，嚇得心也碎了。她天天準備著被裁，她絕望了。夜間想到要是明天當真被裁了，那她的小弟弟班班立刻要挨餓，她就心痛到一夜睡不著。然而她又不能不竭力使自己睡著。要是第二天紅了眼睛上工，豈不是送一個口實給鮑唐克嗎？

可是一天一天過去，居然沒有意外。夏季也快完了，公司裏裁人的恐慌也緩和下去了，台尼絲暗地裏鬆一口氣，以為可以倖免。不料飛來了一樁禍事，她終於不免。

原來綢緞部裏有幾個老資格的店員，陰謀把副主任羅比諾轟走，以便他們各人可以坐升一級。羅比諾是個優柔寡斷的老實人，既不會奉承上司，也不會籠絡部下，人家在背裏搗鬼，他一點也不曉得。那幾個陰謀的店員不知從那裏探得羅比諾偷偷地介紹外邊的工作給台尼絲，夜間找「外快」，就趕快報告了正主任和鮑唐克。「這是犯規則的！」鮑唐克聽了就大怒。同時却又接到報告，說是羅比諾已經和諾浮特司彼底康潑街綢緞店的老板文楷有過幾次接洽，想

接盤文楷那舖子來，和樂園競爭，報告中又說里昂的綢廠主苟若望（曾經和樂園當局鬧翻了而且敵視已非一日）有關係，陰謀破壞樂園的綢緞部。這麼一來，即使莫尼對羅比諾還有幾分好感——因為羅比諾還是莫尼的前夫人手裏下來的老夥計，也再不能迴護他了。給羅比諾的辭職信送出那一天，鮑唐克到底也把台尼絲叫去說：「算清你的工錢走罷！」

這在台尼絲，真是晴天一個霹靂。她痛極而怒，想找莫尼問問是什麼理由攆她走。但是後來到底沒去問，忍氣離了那樂園。

這時候，她衣袋裏共有二十多法郎。她也不好意思再去找叔叔。她決定了自去租一個亭子間住下，慢慢再找工作。恰好樂園隔壁那

個開洋傘舖子的老頭兒波拉出租餘屋，台尼絲就租定了一個灶披，每月十五法郎。

五 樂園的勝利

老頭兒波拉認識台尼絲是老朋友蒲杜的姪女。雖然這老頭兒相貌猙獰，而且一句話不對勁就要使氣罵人，可是他的心很好。他知道台尼絲被他的仇家——樂園攆了出來，就要去告訴她叔叔，倒是台尼絲阻止了他，說是叔叔的景况也不好，她不願意再去麻煩他。

小班班也不能再在格拉夫人那邊了，台尼絲接了他回來同住。她省下自己口裏的麵包，給小班班喫牛奶。這樣她身邊的幾個錢立

刻就完了。而在這「夏季」她又找不到工作。巴黎城裏至少有五千個像她那樣失業店員餓著肚子在公園長椅子上過夜。

老波拉看得台尼絲是一個刻苦自好的姑娘，很同情她。有一天，他就對台尼絲說：「你這麼混下去，如何得了！明天幫我做點事罷。每天我給你兩個法郎。」台尼絲自然答應。可是老波拉實在不需要一個助手。他那小舖子裏掛著的洋傘兀自賣不了，他幾曾想出新貨。不過台尼絲高高興興等在一旁靜候他分撥工作，他不能不撥出幾片舊布舊花邊來給她縫補。他自己也在一根木柄上雕一個狗頭，慢慢地消遣似地雕了一刀就和台尼絲說兩句話。他痛罵樂園裏的人，說他們把粗劣的廉價貨搶去了他的生意——他的是「藝術品」而樂

園的那些劣貨，實在狗也不要。

「這班強盜，把精緻的手工藝品糟躪完了！」老波拉歎息著說，於是頓了一頓，猛的咬著牙齒怒罵道：「他們運動我的房東，想趕走我呢！可是我的房租合同還有十二年，我不搬，看他們怎樣？他們又要翻造房屋，擴充店面，我偏偏梗在中間，不讓他們如意稱心！他們挽人來同我說情呢！他們願意補貼我三萬法郎，要我搬走，可是我一定不搬，看他們怎樣？」

「三萬法郎嗎？老伯伯何不答應了他們啊？」台尼絲婉聲說，手裏仍在縫紉。

「不！不！」老波拉仰起臉來怒叫，「他們有錢，老子有硬氣！他們

以爲他們的臭錢買得動人，可是我老波拉偏偏不讓他們買！我偏偏不搬，做他們的眼中釘！

台尼絲也就不再作聲了。她敬重這老頭子，感激這老頭子照顧她，可是她在樂園裏半年多的經驗使她知道新式的百貨公司的營業計畫是一種新潮流，凡是想抵抗這新潮流的，一定得失敗。雖則樂園對她沒有公道，然而她是心裏袒護那樂園的，她心裏不直老波拉的無謂的倔強。

每天是這麼半工作半閒談過去了。到後來，老波拉簡直找不出工作來分撥給台尼絲了，他老實就叫她閒著手坐在他旁邊，陪伴他閒談，而閒談無非是詛咒樂園那夥強盜。

台尼絲也覺得老波拉的所謂工作實在是周濟她。她不忍拖累這可憐的老人，就著急的暗自尋找工作。恰好有一天晚上她在街口遇見了樂園裏一個舊同事——襯衣部的「試用員」寶林姑娘，她們以前是很說得來的，從寶林口裏知道那個羅比諾到底受盤了文楷的綢緞店，獨立營業了，於是台尼絲馬上就決定了去找羅比諾弄點工作。

台尼絲到了羅比諾店裏時，正值羅比諾和里昂的那個綢廠主苟若望商量要事。原來羅比諾的夫人有六萬法郎，羅比諾就用了四萬法郎盤過文楷的舖子，餘下二萬法郎做活動資本。他和苟若望商量好了，也想定織那種「巴黎快樂綢」預備和樂園鬥一下。羅比諾

本沒有這大的胆量，但是苟若望竭力慫恿他，允許他賒欠貨款。台尼絲說明了來意後，羅比諾立刻答應雇用她，每月六十法郎。因為羅比諾店裏本來有兩個女店員都跳到樂園去了。羅比諾忿忿然說：

「你看，稍爲好一些的人，他們就來挖！可是，蒲杜姑娘，你來得正好；你也是受過他們的氣的，和我一樣。你來，我很放心。好，請你明天就來上工罷！」

現在，秋季已來，正是服裝材料新花樣出生意的時候。台尼絲進了羅比諾的舖子以後，羅比諾和那個苟若望幾乎天天商量如何跟樂園的綢緞部門一口氣。他們大都在飯桌子上商量，而且不避台尼絲；羅比諾他們看待台尼絲很親切，就同一家子似的。苟若望連絡了

里昂的幾家小織綢廠，也織出了一種新式黑綢，有一天，他就和羅比諾談到這種綢，他說：

「他們的快樂綢不是賣五法郎六十嗎？好，我們的就削價兩個蘇！」

「你帶得有樣子嗎？」羅比諾立刻很高興了。當他把苟若望身邊帶來的貨樣拿到亮處細細看了，又用手指捻了又捻之後，他忍不住快活的大叫道：「呵呵！這宗貨，看來比他們的快樂綢強得多呢！綢身多麼結實，比他們的經穿呢！得了，我們鬥一下！呵呵，這可要打倒了他們呢！」

「可不是！我是虧本來幹的！我和里昂的幾個同行，寧願虧本，不

願受樂園裏的氣！苟若望也興奮地說。原來他和樂園當局在上年一宗買賣裏鬧僵了，一直不曾服氣。

兩星期後，羅比諾和樂園中間的鬥爭就開始。全巴黎城都轟動了，全巴黎的女人們見了面就談論這件事。第一天，羅比諾的店門幾乎擠場。太太們都以爲這種新式綢比快樂綢便宜，本來不想買的，也就買了。羅比諾認爲幸運之神是在他這邊了。就是台尼絲——她本來私心以爲小商店一定鬥不過大公司的，也覺得成功是有希望的。然而過了兩天，樂園裏的快樂綢竟跌價了四個蘇！這是居心同羅比諾挑戰了，而這也是莫尼和鮑唐克他們劇烈爭論的結果。羅比諾却驚惶了，他料不到他的敵人會跌價的。於是貪買便宜貨的女人們又

擁擠到樂園裏去了。

同時苟若望也從里昂趕了來。他和羅比諾會商之後，決定奮鬥到底，他們那宗綢立刻再削價到五法郎六個蘇。這是破天荒的廉價，明明是虧本的。不料第二天莫尼又把他的快樂綢減到五法郎四個蘇。這不是做買賣，簡直是鬥氣了。羅比諾咬著牙齒也就把他的貨價再減價，成爲五法郎三個蘇。這邊剛剛減了價，那邊樂園裏立即又減到五法郎兩個蘇。綢市面簡直同拍賣場裏一樣了。接著羅比諾也再減去一個蘇。買客們看著這種競爭覺得有趣，從羅比諾的店擁到樂園，又從樂園趕到羅比諾店裏，希望再得些便宜。最後，莫尼把他的綢價直減到五法郎，他公司裏的同人臉都駭白了，然而羅比諾却也停

止在五法郎上，不敢再挑戰了。

這一場鬥爭，雖然表面上羅比諾沒有丟臉，可是他的店基却糟了。樂園有的是大資本，兜得轉，快樂網上虧了些，還可從別的貨物上翻本，而羅比諾却是淨折血本。所以雖則他的鋪子裏每天擠滿了買客，轟轟然來搶買那種綢，可是羅比諾却看著心痛，他恨不能把這些買客都轟出去，免得多虧血本。而尤其使他痛心的，就是他虧了本引來的買客漸漸地又回到樂園去了。他忽喜忽怒，幾乎成了神經病。他有時含著一泡眼淚對他夫人說道：

「啊！心愛的，我把你的陪嫁都弄光了，該死該死！」

「說什麼！我的就是你的，況且是做生意，正經用！」他的夫人溫

柔地勸慰他。

到了年底時，羅比諾店裏生意更加清了。他只好裁員，把所有的男女店員都辭歇，只留下一個台尼絲。因為羅比諾和他的夫人都知道台尼絲境况很苦，負擔又重，不忍辭歇了她。在台尼絲一面呢，也看出了這情形，心裏是又感激又慚愧，然而她還找不到別的事，她只好領情一天一天挨著。店裏生意輕，她就常和羅比諾夫人閒談，寬慰她。這一向，小班班仍舊住在老波拉那裏，台尼絲得閒就去看望。有一天，她忽然看見老波拉僱了油漆匠，刷新店面了。原來他新發明了一種自動開閉的洋傘，他打算也來和樂園的洋傘部門這麼一下。他化了二三千法郎的積蓄，把老店新張起來了。不料樂園裏的人立刻

也製造了自動開閉的洋傘，比老波拉還要靈巧些，看見老波拉刷新店面，樂園裏也把大批的自動傘陳列出來，而且減價。老波拉的自動傘是美術雕刻的柄兒，但是樂園裏的傘却用了光柄，不過材料比老波拉的好。結果是樂園又勝利了。老波拉歎氣說：「藝術品是完了，給他們糟躐完了！」

六 悲慘的失敗者

樂園百貨公司此時已經把左右的地方統統買進。舊房子都拆去了，就剩老波拉那個舊店面，鴿子棚似的一間，巍然獨存；而這也正

在交涉，聽說那房東已經肯賣。樂園方面積極擴充商場，沿著特拉米

旭第爾街和諾浮聖奧古斯丁街一帶，每天是搬進磚石木料的大車隆隆然震得牆壁都抖動。

台尼絲自從離開樂園以後，還沒到她叔叔家裏去過；這一天，她特地去探望，因為她在老波拉店裏遇見了叔叔，當面解釋了前此的一點芥蒂。

一到門口，台尼絲就感得悲涼。這「歐爾倍老店」更加不像樣了；裝滿了磚石的大車成串的停在門前街上，把那「老店」圍住了似的，店裏弄得更加陰暗。泥水木匠成羣的在那「老店」門前上貨下貨，就是有一二買客也要望而卻步。店裏的布包上都積著一層塵土，店員都辭掉了，就是那位候補女壻柯龍巴一個人死洋洋地坐在暗角裏。

這個小夥子，蒲杜先生認為最忠實而且代表了「老輩典型」的最後一人，據台尼絲所知，竟也靠不住。她在樂園的時候，常聽得同事們說柯龍巴暗暗地鍾情了那個浪漫的卜洛納姑娘，（就是台尼絲同部的同事，）可是卜洛納姑娘却看他不起。

蒲杜夫人老了許多，更加不響不響，像一個蠟人。但是最使台尼絲看著傷心的，是那位表姊蓋南維。她坐在賤台那邊，閉了眼睛，臉色白得像死人；台尼絲上前去吻了她的額角，她方纔驚醒似的睜開眼來，見是台尼絲，她就抓住了她的手，怔怔地不說一句話，眼眶裏已經充滿了淚水。

叔叔、嬸嬸和表姊都沒有一个字提到台尼絲在樂園裏的經過，

似乎他們不願齒及那討厭的「怪物」。可是話說多了時，蒲杜先生每每又說到那「怪物」樂園了。他說他們這班「不要臉」的人，在四年工夫裏就擴充了資本四倍，最近一年的營業總數是八百萬法郎，這真是「新聞」！這不是正經做生意，這是「發瘋」！他氣沖沖地接著下去道：

「現在他們用了一千多店員，有二十八部，新辦的是什麼傢俱部和玩具部，咄，本來是棉布呢絨店，現在連桌子床舖都賣起來了，成什麼話！這班不要臉的人，將來連蔬菜魚肉都會賣的！這那裏是做生意，簡直是安心和小舖子搗蛋，安心搶別人的飯碗罷哩！」

「可是，叔叔，」台尼絲忍不住表示了她對於樂園那樣的新式商業的意見，「目下做生意，不那麼著，就不行！老法子總究要歸淘汰。」

蒲杜先生立刻變了臉色。瞅著台尼絲好半晌，他這纔冷冷地說：「什麼！你倒是幫他們的呢！難道他們給你喫的苦處還不多？——哦，算了，不用再談了，我們犯不著爲了那班不要臉的人再弄得叔姪不和。一句話，你既然喜歡他們，就再到他們那裏去罷。不過我總要罵他們是一夥不要臉的光棍！」

當他們說話的時候，表姊蓋南維總是低著頭，半睡半醒似的不作聲，而柯龍巴呢，則坐在窗前，眼睛射定了對街樂園的二層樓上的大玻璃窗，窗裏有女店員走動，而台尼絲知道那窗裏面就是她曾經服務過的新裝部。有時蓋南維警覺似的仰起臉來，偷偷地注意著柯龍巴的舉動，她就變了臉色，甚至嘴唇也有點抖。台尼絲料想來蓋南

維已經知道柯龍巴的不忠實了。

喫過中飯後，表姊妹兩個在一處閒談，蓋南維忽然輕聲問台尼

「你知道她叫做什麼名字？」

台尼絲愕然，不知道怎樣回答。蓋南維却又哀求似的說：「我都知道了。你告訴我，不要緊；你告訴我，究竟她也愛他不？」

「咳，表姊，你胡思亂想幹嗎？」台尼絲摸不著蓋南維的心。

「不，不是！我曉得的明明白白。我并不是吃醋，我自己知道沒有一年好活了！」蓋南維低聲說著，就忍不住掉下眼淚來，連忙把手握著臉，倚在台尼絲肩頭。台尼絲抱住了她，想安慰她，猛可地發見蓋南

維原來已經瘦到只剩一把骨頭，胸部平平的，就和小孩子一樣。表姊，你有病啊！台尼絲小聲叫了起來。但是蓋南維立刻止住了她，告訴台尼絲說：『我是瞞著爸爸和媽媽的呢！』

後來台尼絲到底把自己在樂園裏所聽到的關於柯龍巴和卜洛納姑娘的閒言，約略告訴了蓋南維，又勸勸她不要憂傷。蓋南維聽了，定著眼睛，好像喜，又好像憂，過一會兒，纔嘆一口氣說：『那麼，她也並不愛他，是他單相思罷了。可是，台尼絲，這可就害了這裏的一個了！他迷了，昏了！呵呵，我是很愛他的，我願意他快活，誰知道——』她說不下去了，她只吞聲暗泣。

台尼絲離開了她叔叔家時，心裏是說不出的難過。她預見她叔

叔家是完了，不但商業上失敗，並且連他們的惟一的寶貝女兒也將失去了，而這都是爲的對街有了那樂園。然而台尼絲依舊不恨樂園，她知道樂園並沒可恨的理由，一切都是時勢所趨罷了。

七 小商人的最後

三月十四那天又是星期一，百貨公司太太們的樂園新屋落成，舉行『夏季大廉價』了。現在這公司共有三十九部，一千八百店員，其中兩百個是女的。總經理莫尼的政策是『吸引女人』，而女人是喜歡華麗的，所以公司的新布置就竭盡奢侈。他又新漆了『點心部』，賣各種甜酒冷飲和點心。又添設了『閱報室』，備有各種日報和雜誌，他的

目的是使得公司裏常常擠滿了人。

但是莫尼的最大的注意是在「陳列」。他把顧客較少的部門放在生意最熱鬧部門的中間，例如在夏天，圍巾部簡直少人顧問，他就放在最熱鬧部門的左近。「不使有一角冷落」是他的政策。所以在「大減價」之前四十八小時，各部門的陳設都已定妥的時候，莫尼巡行了一週，就忽然想得不對，下命令重新全部調動。他的部下都以爲他「痰迷」了，可是他堅執要調動。

於是全體三十九部一千八百店員都又忙得氣都透不轉，依著莫尼的指示，一一從新布置。到了「大減價」那天早上八點鐘，還有幾部沒有布置就緒，莫尼便吩咐遲一個鐘頭開門。「讓他們等在門外，

先在那裏擠一擠！這是活廣告呢！」他微笑地說。

終於大門開了時，那一陣擁擠是可怕的。門口添了一班警察維持秩序，還對付不開。似乎巴黎全城的上中下三等婦女全來到這樂園裏，似乎不是來買東西，是來搶東西。

台尼絲在一個月前又回到樂園工作了。這一次，却不是她自己去請求，而是莫尼邀她去的。莫尼早已知道台尼絲前次被攆是冤枉的，而且他巨眼賞識了這位女郎的清白頭腦和忍耐的做生意本事，所以有一次在公園無意中遇到了台尼絲時，便要她再進去。這一次，台尼絲有了正薪水，一千法郎一年。在台尼絲，這已經滿意。她是節儉的，除了供給小弟弟班班的寄宿費，以及大弟弟若望的零用而外，她自

已是不用幾個錢的。可是她的幸運還不止此。在大減價的上一天，新裝部的副主任忽然悄悄地走了，給公司的管理部一個很大的悶葫蘆。三天的大減價過後，莫尼遂拔升台尼絲爲副主任。

從前欺凌排擠台尼絲的中下兩等職員，現在都一變而爲奉承台尼絲了。台尼絲却還同從前一樣謹慎小心服務。謠言同時也起來了，說她和總經理有祕密關係，但是台尼絲依舊謹慎小心做事，從不和總經理多講一句廢話。

蒲杜先生的境况愈加困難了。他的舖子裏簡直整天看不到一個主顧。他把鄉下那所房子也賣了，慢慢兒又都賠在店裏。他已經認明白他自己的營業再沒法子挽救，然而他還把這賠錢的舖子揩在

身上，不肯放手——其實即使他想放手也沒有人敢接手。小鋪子的必然被大公司打倒，現在已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實，可是最使蒲杜先生痛心的，是他的那個預備女婿柯龍巴忽然不別而去。這一來，柯龍巴從前那種荒唐事兒都亮出來了。而這也給了蓋南維一個最後打擊，她就就此臥床不起。當台尼絲知道了叔叔家這些厄運，特來看望的時候，蒲杜先生恨恨地說：

「他們把我的幸福全都搶了去！先是搶走了我的生意，現在是搶走了柯龍巴，連帶的也就要搶走我女兒的性命！我是全毀在他們手裏！」

台尼絲找一個機會婉言勸她叔叔收了那賠錢的鋪子，並且表

示了樂園裏令請他去做稽查員，每年四千法郎的薪水。她說是說了，惟恐她叔叔要大生其氣。不抖蒲杜先生倒反笑了一笑回答道：

「我的好孩子，你看那是可能的嗎？咳，辦不到的，我何至給他們去做伙計！」

兩天以後，台尼絲正在自己部裏辦事，忽然得了通知，她的表姊蓋南維已經病危。她趕到了叔叔家裏，蓋南維已經不能說話，只望她看了一眼，就斷了氣。

落葬那天恰好是星期。早上九點鐘，台尼絲就過去陪伴她的嬌。但當柩車要開始出發的時候，蒲杜夫人托台尼絲一路上顧照她叔叔，因為蒲杜已經悲傷得不像個活人。

台尼絲到了門口，看見街上擠滿了人。這都是附近一帶的小商人來送葬的。他們和蒲杜先生都是老朋友，又兼同病相憐，他們來送葬一則表示同情，二則乘機會給樂園一個示威。所有被「害」的小商人全都到了，有襪店老板、皮貨店老板、玩具店老板，以及販賣傢俱的襯衫、手套的——一羣破產的小商人全是紅著眼睛向那高大的樂園恨恨地瞪視。

後來那位賣洋傘的老頭子波拉也來了。他簡直把自己店門關上，因為反正終天沒有客人上門的。樂園裏已經肯出入萬法郎作爲他搬走的補貼，可是這老頭子不肯答允，「他不是錢買得去的！」這時柩車也來了，可是樂園裏的大貨車也在此時進街，把路口堵住。

「嚇！看那班強盜呀！今天我們出殯，他們還要來搗亂呢！」老頭

子波拉喃喃地罵著。

終於送葬的行列出動了。滿行列是悲哀和憎恨的空氣。在半路上，羅比諾加入了隊伍。他好像老得多了。到得聖洛西時，街旁又有許多女人站在那裏，都對靈柩鞠躬，隨即也加入了送葬的隊伍。她們也是破產的小商人，雖然和蒲杜先生素不相識，却也來了。這送葬的行列於是遂成爲真正的示威遊行，——破產的小商人對於大公司樂園的示威。

台尼絲是坐了馬車的，——她的叔叔一定要她坐了車去。她招呼老頭子波拉同車，可是波拉不肯，一定要步行，就靠著台尼絲的車

子走。一路走，這老頭子精神怪好地一路罵那班「強盜」。他說：「警察們也應該管管街上的交通！過去十八個月裏，天天是磚石木料的大車塞在我們門前，——還軋死了一個人呢！這且不說，可是他們要是再想擴充，除非他們跨街造飛樓。我是不搬走的！他們說要打官司，好罷，就打官司！人家說他們現在用了二千七百個店員，本年做了一萬萬的生意哈，一萬萬！真野氣！」於是他又歷數那些破產的小商人的窘境，說是甚至連特恩丁街那麼遠的區域也受了樂園的影響。「花鳥舖子的拉卡薩尼，老牌女帽店的卡特綺夫人，都是不到兩年工夫就支持不下去。小店舖真不知倒閉了多少呢！可是他們那班強盜還想新花頭。呸！衣料舖子連肥皂都賣起來，也許他們有一天要賣烤白

薯呢！對你說，世界真是變了！

台尼絲聽著不作聲。她回答什麼好呢？她知道小商人的厄運是
 不可免避，是大勢所趨，她擁護這商業上的大革命，然而她對於這些
 被犧牲者不能不滿掬同情之淚。

終於到了教堂的墳園了。在悲哀靜穆的空氣裏，不幸的少女的
 遺體慢慢地下穴了，送葬的人們都俯首。忽然老頭子波拉——他剛
 好和台尼絲站在一塊，嘆氣說：

「我們都應該跳進這墓穴裏去！死者是埋葬了，這一帶的小鋪
 子也埋葬了呢！唉，我說在這裏，老法子的生意全都要埋葬了呢！」

本書重要原文表

太太們的樂園 (Au Bonheur des Dames, 1883)

特拉米旭第爾街 (Rue de la Michodiere)

諾浮聖奧古斯丁街 (Rue Neuve-Saint-Augustin)

台尼絲 (Denise)

若望 (Jean)

蒲杜先生 (Baudu)

班班 (Pépé)

伐朗尼 (Valognes)

康乃依 (Cornaille)

蓋南維 (Geneviève)

文楷 (Vincard)

羅比諾 (Robineau)

奧萊利太太 (Madame Aurélie)

陸曼 (Lhomme)

苟若望 (Gaujean)

波拉 (Fere Bourras)

柯龍巴 (Colomban)

莫尼 (Octave Mouret)

赫度音夫人 (Madame Hédouin)

鮑唐克 (Bourdoncle)

布士芒 (Bouthemont)

寶林姑娘 (Pauline)